

聖武親征錄校本

開寶題

上

大英欽定四庫全書

聖武親征錄

料本

乙未秋九月
相顏



綴言

一親征錄一書，冠以聖武之名，兼備英文之事，與波斯人刺失德丁著史集記太祖、太宗兩朝事跡，頗多類似處，以之方車，並駕齊驅，同一轍軌，固不止於箱輪鸞轡之彷彿也。說者乃謂，兩者源流既同，其旨濫觴於祕府之金冊乎？

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親征錄，疑王鶚奏請延訪太祖事跡宣付史館時之人所撰述。
見元史世祖紀第二卷中統四年四月戊寅紀事。但同卷中統三年八月：勅王鶚送

臣高權史事。鶚等乞以先朝事蹟，錄付史館。則偏其議者，世祖也。鄭杰亦以為出之鶚輩之筆。觀

書中用典故處，縱非鶚所自寫，亦相與儔匹之一老師宿

儒也。撰者於蒙古諸語非所諳習，故名稱前後歧異，然屬辭比事，則多用經史語。

一、錢大昕首據烈祖太祖諡號，以謂親征錄必成於至元三年以後，

伯希和復以亦集乃之初稱亦即納，又謂其必成於至元二十二年以

前。

書中言及愛不花駙馬。考愛不花主汪古部，似在憲宗壬子年（即一二五二年）至世祖至元十六年（一二七九年）。是親征錄成書又必局限在至元三年至至元

十六年

中間。

王國維先生則據千頃堂書目，斷定親征錄與開天記為二書。

瞿世英清吟閣書目卷一，有吳騫跋影元鈔本察罕撰聖武開天記一卷，一本。是其書猶有傳本。惜乎今不可得見矣。且開天記成於仁宗時，而親征錄則世祖

初所著書。

前輩讀書，處處留心，其縝密不苟，誠不可及。

一、親征錄今所見本，以陶宗儀說郛所收者為最古。

說郛有楊

維禎（一二九六至一三七〇年）所為序言。知書成於元末。

但洪武二年宋濂等人修元史，已徵

引之。

太祖紀泰半取資於親征錄，石林明安傳亦次取親征錄之文。

稍後，明清人論宗元之交

事，復多所取資，中經錢氏為之鼓吹宣揚，百餘年來，中外人之治理蒙古歷史者，無不傾注心焉。

二親征錄先有何秋濤本行世，自王氏校說鄧本出而何本乃廢，然所見猶未為廣，那珂通世詮釋此書，與王校西不相知，伯希和譯注本乃未竟之業。不足全書
三之一。多幸神州重

光，大陸解放，名家度藏，匯聚都下，江海朝宗，蔚然鉅觀。肉鬣龍鱗，羈絆展橙，盡可奮翅騰驤，駢騁萬里；吾之呵凍揮汗，不避寒暑者，無它，總期與諸同道共覩善本耳。

一、余初獲陳毅藏本，取與汪本對勘，無大差異。旋於翰文齋韓佑處，見香傳閣雜錄本，詭為奇瑰，舉凡三校所

不備而久久縈繞於吾人心中者，宛然皆具，於是乃有重校親
征錄之議。及見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目錄出刊，明鈔說郛多
至七部。其中三種，即明津南書舍抄本、綿紙紅格明抄本及別一明鈔本，關失親征錄。而徐松鈔本，鄭杰注本，
或名聞已久，或並名稱而無所知，今皆展列窗下，快何如
之。珠生含浦，魏人取以照車，璧在邯鄲，秦王請以華國。
天下之寶，自應與天下共之。

鄭氏校此書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，揚鞭先驅，底本當
取之四庫館，而館本則汪啟淑所呈進也。以向未刊刻，故

不為世人所知。

此書原稿本。據後記：謂以庫本為正，而參校明鈔說郛本。又以續編相續通鑑、元史續編等余疏惑誤，訂正件諸云。

五。浙江省第四次汪啟淑家呈送書目及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，各有寫本呈
送。此書為說郛之一卷。一本。一見是說郛校計之四庫館進書目，九十五頁、二

百四十六頁。鄭本題親征記，不曰親征錄，與浙江二目合。與四庫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異。提要、清波別館本皆，兩淮監政採進本也。鄭本出之汪啓淑家。

亦可以編定矣。今既鈔錄鄭本，並及校語，一以披露其文，而尤

在表彰其人焉。

一、參次取校諸本計十八種，校語或曰諸本，或曰衆本，茲臚列

其行款鑑藏如後：

(一) 明弘治庚申年鈔說郛本。

該本說郛卷二十四下有一弘治庚申依本錄七字，為鈔寫

人紀年。它卷有一卷乙丑年等日華題記，有吳郡趙氏、阮元文選樓、張春鏡、徐鐵齋、趙元修、衛去疾、翁斌孫及常熟徐莊楊氏善慶堂、周鑒齋、前洪劍璣題

斗主人各印識、題記。吳郡趙氏，未悉即寒山小宛堂主人趙宦光、趙均父子否。校記中，稱趙本。

(二) 翁斌孫舊藏本。

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定為清鈔本，實係明鈔說郛散佚之冊。藍格竹紙，蒙鼻處填為書名。此

本與趙本制鈔顯裂處全同，並非相互傳鈔，則兩者同出一源，而被本亦有得失也。同稱翁本。

(三) 明鈕石溪世學樓鈔說郭本。

該說郭歷經同僚、陳揆收藏。原氏藏書多屬錄益舊物。

述古堂書目載，說郭百卷，二十二種。當即是也。郭常傳本知見書目朱學勤眉批：常熟陳子正有殘鈔本說郭。亦此本也。子正，撰字。此本同於趙、翁二本。

而訛舛略多。蘭稱鈕本。

(四) 張元濟舊藏說郭本。

有涵芬樓及張元濟老藏印。此本近於上。述三本，但偽誤最多，其善者與三本同。

而滬本、京本、博本、陽園本之差異，亦判若鴻溝。蘭稱陳本。

五 香傳閣鈔本雜錄本。

雜錄彙集宋、元雜史七種，即南爐紀聞、續錄、續錄、續錄、阿計替傳、燕北錄、清

近事齋、庚申外史並北史、魏志、魏書、魏紀七種。親錄及燕北錄、清近事齋，皆明鈔說郭（以與陶廷刻本說郭相區別）僅見之書，故知雜錄者，亦錄之於說郭也。

書表有乾隆己酉李春李北苑題識，言借金檀家鈔本重校，訂訛補漏。則書中殊筆校字，蓋出之李氏手。據文瑞樓書目卷五，有說郭一部。是李借自金者，亦

說郭本也。雜錄曾入吳志志家，見藏園群書題識所收志忠跋靖康野史宋編四種一文，後再入潘介社家，有印鑑可驗。介社，遵郭之姪，吳縣人。蘭稱潘本。

註處與四本同。

(六) 涵芬樓重排印明鈔說郭本

據民國壬戌冬馬廉幹所作校記：重排印時，乃據三種明

鈔本彙集而成：一、京師圖書館藏陸一鶴間寫本（祇三、四、二十三至三十二各卷）；二、涵芬樓藏本，似西曆間鈔寫，缺末數卷；江安傅增湘藏本。但傅氏本，書

實花填割裂首尾，湊足卷數者，實則凡以三種明鈔殘本匹配而成：甲、吳寬藏書堂本（過半數）；乙、弘治時寫本；丙、弘治時寫本；許雙鑑樓珍藏秘笈目錄。

然此重排說郭本親經錄，既不與王國維所校而治希和所載之傳本相同，亦不類似張本，文多優劣處，乃二者者間，究竟何所出？疑竇一團，令人憤悶。簡稱

本涵

(七)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說郭本

此卷煩顧廷龍先生攝影郭寄，收藏源流不詳，它而去滬，

葛遂卷檢其圖書題記。簡稱滬本。

(八) 京師圖書館傳鈔明鈔說郭本

紙用「京師圖書館鈔」書紙，似據不詳。簡稱

本京

(九) 史夢蛟借樹山房舊藏明鈔說郭本

史氏以刊刻金祖望輯奇書全錄著名於

世。此本此卷，有曉鈕氏眉批及楷觀款識。云欲取相太祖對看。署丁巳年重九日。曉鈕，疑即錢大昕；（大昕字曉徵）如所見不誤，則丁巳乃嘉慶二年。

說部所收親征錄，諸本雖字句整齊不一，然無大出入。此本則不然，異於諸本而同於本相本，為寧鄉中獨放異彩之本。考絳雲樓書目陳景雲注引葉盛冰凍日

認第五卷之言：「近聞陶九成說部言卷，尚存其家，有九成塗改去取處，不知如何，其亦未成之書歟？」此卷如非出之陶氏改訂之本，則未知名之某氏，反據元

使以改親征錄，無疑也。簡稱史本。

(十) 汪憲家舊藏鈔本。

原本在南京圖書館，為丁氏舊本書室舊物。此所據者，王國維備工轉鈔本，王

氏並校傳藏所謂弘治說部本於此之上。簡稱汪本。

(十一) 陳毅舊藏鈔本。

卷末有同治甲子五月九日姜渭（字廣溪）題記，言得之淮南。中經陳毅（士可）及濟南

人王廷采收藏。王氏以之校阿秋濤本，為有短識。簡稱陳本。

(十二) 徐松手鈔本。

張穆稱，徐本相傳為錢大昕藏本而錄轉鈔為者。書省、行格間，往往見徐氏校語（據元史）而為後來

張、何兩家所借鑑。歷經湘潭袁芳瑛、金谿熊子建、建德周道所收藏。除本即所本所經出，而徐、何兩本又近江、陳兩本而稍拙惡。

(十三) 同秋濤校注本

通行者。乃光緒三十五年袁祖小區區集刻本。先一年尚有遺池書院刻本。袁刊本多脫誤。但附李

文田、沈書植、文廷式諸人識語，為遺池本所不具。後龍鳳鑲別刻。同本及沈、李諸氏簽序，一如服齋叢書中。那珂通世增注本，以知服為根基。而生國總校

注本，乃據袁刊何本。

(十四) 王校何本之一

王校傳本於袁刊何本之上。稱王校一本。

(十五) 王校何本之二

王校涉國陶相藏明萬曆鈔說部本於日本明治三十四年。文王堂重排袁刊何本之上，文求本有脫文，王並補

之。稱王校二本。

(十六) 王氏校注本

先收入三著蒙古史料四種中。後羅振玉及趙萬里輯錄王氏遺書，亦分別重印。但清華本印刷錯誤，而

遺書本仍其舊。

(十七) 日本那珂通世增注本

以知服齋叢書本為底本，間有校語，亦可取。收入那珂通世遺書中。王忠愍公

遺書所印致神田喜一郎尺牘，王氏自言：「所撰親征錄校注，甚為草率，但總在介紹一說。於本月。故不獨不知有那珂博士校注本，即知服齋本亦未得見。此書

印刷垂成，已發見當增訂之處，不止三、四。

(十六) 法國伯希和譯注本。

題曰：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. Cheng-wou Tsin tcheng

Jou, Vol. I. ed. et trad. Par P. Pelliot et A. Houbert. deiden. 1951. 本之序，僅至答闕提木兒哥恩之戰而止。

以上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、(八)、(九)、(十)、(十二)、(十四)、(十五)各種皆北京圖書館藏書，(七)為上海圖書館藏書，(五)為余代中央民族學院

圖書館購置，(十一)則寒齋所有也，餘者皆習見之書。

一、洪鈞於此書原有注釋。見元史譯文証補卷一太祖本紀証補。必以波斯、阿拉伯

著作家之書証漢籍，其本恐已不在人間矣。沈氏有親征錄校

注一卷。校說鄭本者，沈在五之前。今所存者序文一篇而已。見王遠常編沈寐叟年譜所附著述目錄之下。

一、親征錄向來傳寫，事迹罕迷，稱謂多惑。且又訛誤觸

目，脫落滿紙，甚者文不達理，字不具形，而讀者復鑿空附會，

強作解人，或以它書妄改原本，或出彖蟲測詁罔昔人，桃菜難

悟，

見後漢書馬融傳
上卷乃音懷注。

柳中本同，

詳吳志虞翻傳裴松
之注引虞翻別傳。

通人大師，尚且

不免，況謬種流傳，此書為甚，以言校讐，廬山真面豈易
見哉！

一雖然，邢卽有「日思誤書」之譏，

見北史
本傳。

顧廣圻以校書成

家，反邢氏意，取「思適」以名齋。

見本集卷五思
適寓齋圖自記。

古書不校勘，則

難以盡讀。今此新校，不足以言善美，但爬羅剔抉，補苴罅

漏，視舊本差可讀矣。言此而取其次，羅列同異，任人擇

采，見仁見智，亦猶有望於餉學之諸君。

一語云：看菜吃飯，量體裁衣。今此校本，但訂正文字，不疏証名物史事；但名物史事之疏証間有助於文字之訂正者，亦簡要著之。以言注釋，此書涉及之知識，極深極廣，非蒙一人才力之所能逮。古書不勝其校，則顯見易明之錯簡舛文，暨乎通假，異體，簡字，別字，概予省略。

一余之校勘親征錄，發軔於一九五六年，旋作旋輟，稿凡數易，其間，鍼膏肓，起廢疾，師友之功居多。諸君法眼匠心，決疑發覆；自唯駑駘多質，愧對造父之望。奔驟効駕，但知戮力而已。

一此書之成，小兒析與有力焉。然死於毒癌，享年不永，

臨終猶頻頻相囑；每念及此，五內俱焚，淚為之泔泔下。今稿既殷青，聊為清羞之奠，庶可告慰亡靈於九泉，痛矣哉！

伯顏識於癸未清明後一日

